



亚洲研究丛书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
信息中心系列

泰国现代文学史

Modern Literature History of Thailand

栾文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亚洲研究丛书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
信息中心系列

泰国现代文学史

Modern Literature History of Thailand

栾文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国现代文学史/栾文华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8
(亚洲研究丛书.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系列)
ISBN 978-7-5097-6076-5

I. ①泰… II. ①栾… III. ①现代文学史-泰国 IV. ①I336.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4083号

亚洲研究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系列 泰国现代文学史

著 者 / 栾文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仇 扬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岳爱华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25

版 次 / 2014年8月第1版

字 数 / 330千字

印 次 /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6076-5

定 价 / 6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杨学义 朴仁国

编委会副主任 金 莉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剑峰 郭棲庆 贾德忠 金璟美

康泰硕 李明镇 李又文 张朝意

张西平 张晓慧 赵宗锋

主 编 郭棲庆 张西平

编 务 王惠英

总 序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英文名称 Information Center for Worldwide Asia Research（简称 ICWAR），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建立的学术研究机构，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 3 日，是目前世界范围内以“亚洲研究信息汇总”为主题的科研机构。中心通过编辑出版学术刊物《亚洲研究动态》，资助亚洲研究领域的课题研究项目、著作出版项目，建设亚洲研究学术信息数据库，开展学术交流活动，选派北京外国语大学优秀学者赴韩国交流学习，建设与完善中心中英文学术网站等多种途径，依托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58 种外国语言的优势，汇总世界各国亚洲研究的有关动态和学术成果，构建学术资源网和信息数据库，搭建全球亚洲研究信息平台，为所有从事亚洲研究的学者与机构提供信息服务，促进世界范围内亚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资助亚洲研究学术著作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主要类别之一，中心每年评选立项资助出版 2~3 部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在编教师主持的亚洲研究领域的专著、编著、译著或论文集。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自 2013 年起，由该社承担中心资助的学术著作的出版工作，中心在该社出版的所有学术著作列入“亚洲研究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系列”。

“亚洲研究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系列”的推出，是对中心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成果的有效整合和集中展示。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与发展，“亚洲研究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系列”能够形成规模性系列丛书，以期为亚洲研究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的读者朋友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为弘扬亚洲文化、繁荣亚洲学术研究做出贡献。我们衷心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为亚洲研究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系列的顺利出版所付出的努力!

郭棲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兼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

兼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2013 年 4 月 25 日

目录

亚洲研究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系列

第一编

第一章 近代文学的孕育与古代文学的衰落·····	3
第一节 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和泰国社会的变迁·····	3
第二节 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泰国文化的退守： 五世王时期的文学·····	7
第三节 泰国近代文学的基本形态和泰国近代文学的特征 ·····	13
第二章 泰国近代文学的历程 ·····	15
第一节 从送来到拿来：翻译的兴盛 ·····	15
第二节 泰国第一篇短篇小说和第一部长篇小说的诞生 ·····	25
第三节 模仿：生吞活剥与改头换面 ·····	29
第四节 从借鉴到融合：文学的必由之路 ·····	35
第三章 泰国近代文学的重要作家 ·····	46
第一节 五世王时期的重要作家 ·····	46
第二节 六世王时期的重要作家 ·····	53

第二编

序 篇 泰国近代文学的终结与现代文学的诞生 ·····	63
-----------------------------	----

第一章 泰国现代文学的初创	68
第一节 泰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西巫拉帕	69
第二节 多迈索——泰国家庭小说的创始者	83
第三节 泰国以国外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的开拓者 蒙昭·阿卡丹庚	95
第四节 泰国现代文学初期其他重要作家作品	101
第五节 现实主义文学的萌芽及其开创性的作品	106
第二章 民族沙文主义时期对文学的禁锢和被禁锢中的文学	116
第一节 高·素朗卡娘在此时期的创作：对銮披汶 “道德规范”的挑战	116
第二节 尼米蒙空·纳瓦拉的政见小说《理想国》	122
第三节 一位相信命运而不甘心于命运的失意者 ——索·古拉玛洛赫	126
第四节 索·古拉玛洛赫的成名作《北京，难忘的 城市》及小说《世界所不需要的好人》	128
第五节 社尼·绍瓦蓬的早期作品	132

第三编

第一章 “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文学	137
第一节 “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文学运动的旗手 西巫拉帕	138
第二节 《婉拉雅的爱》：“文艺为人生”的一部重要作品	148
第三节 社尼·绍瓦蓬的代表作《魔鬼》	153
第四节 奥·乌达恭的短篇小说	160
第五节 “文艺为人生”的其他作家与作品	173
第六节 “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文学运动所受到的 镇压和摧残	177

第二章 通俗文学及其他种类文学的发展和成就	182
第一节 克立·巴莫小说的艺术特色（上）	183
第二节 克立·巴莫小说的艺术特色（下）	187
第三节 承上启下：战后高·素朗卡娘的通俗小说创作	196
第四节 继往开来：高·素朗卡娘对通俗小说的贡献	200
第五节 索·古拉玛洛赫的合作主义小说（上）	207
第六节 索·古拉玛洛赫的合作主义小说（下）	213
第七节 玛纳·詹荣的短篇小说成就	222
第八节 青年作家的崛起及其作品的特征	226
第九节 通俗小说向现实主义的靠拢	228
第三章 文学的复苏和创作的多元化	234
第一节 现实主义的回归和反映革命斗争作品的风行	235
第二节 作家不变的关切点：反映社会弊病和人民痛苦的作品	240
第三节 社会小说和心理小说的兴起	243
第四节 八十年代以来的短篇小说创作	246
第五节 小说创作的新天地：查·勾吉迪对题材的突破	252
第四章 泰国华文文学的繁荣	256
第五章 泰国新诗所走过的道路	261
第六章 泰国对其自身文学研究的现状	272
后 记	295

泰国现代文学史

• 第 一 编 •

第一章

近代文学的孕育与古代文学的衰落

以诗歌和戏剧（泰国的戏剧也是诗剧）为主体的泰国古代文学，自泰可泰王朝的兰甘亨碑文算起，经过 500 多年曲折折的发展，到了曼谷王朝二世王、三世王时期，已经达到了顶点，之后便走了下坡路。

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作为文学根基的社会生活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

泰国的新文学从 19 世纪末（五世王时期）孕育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七世王时期）诞生，其间用去大约 40 余年的时间。

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的过程就是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过程，这一过渡时期的文学便是近代文学。旧中有新，新中有旧；有的被继承，有的被扬弃；文学形态的过渡性、思想内容的复杂多样性是泰国近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在泰国，文学研究界从未将近代文学作为一个阶段划分出来，而只将它包容在现代文学之中。然而考虑到近代文学既不同于古代又有别于现代文学的特征，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阶段进行研究，这不但对于揭示这一时期文学发展所受的影响和形成的某些规律有意义，而且对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研究也是有意义的，因为泰国现代文学的某些特点在近代文学就能找到其“遗传基因”。

第一节 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和泰国社会的变迁

19 世纪，西方殖民者大批东来。为了资本的利益，他们需要稳定的原

料来源和商品市场；为了便于掠夺，他们要征服东方，把亚洲这块曾经有过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大陆一一变为他们的殖民地。于是商人、传教士成了先锋，外交官则接踵而至，但作为后盾的永远是装上了蒸汽机的炮舰、装备了新式武器的军队。印度已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被西班牙统治了400年的菲律宾正准备换成美国的星条旗，爪哇等南太平洋诸岛变成了荷属东印度，东南亚成了英法两国盘中的肥肉，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正在忙于割地赔款。

早在1824年英国人已对泰国的邻国缅甸发动了第一次殖民战争。为了诱使泰国落入圈套，英国人许诺将把缅甸的某些领土“让给”泰国，以换取它在泰国的“贸易自由权”。第一次英缅战争以缅甸割地赔款而告终。英国人的“敲山震虎”不能不引起泰国王室的极大惊慌。1826年，在武力威胁下，泰国政府不得不与英国外交官伯尼大尉签订条约，这就是俗称的“伯尼条约”。虽然泰国政府在条约中还有保留，不同意将鸦片输入泰国，皇家垄断的大米等商品英国商人一时还无法染指，但事实上泰国的大门已被打开，英国商人的“贸易自由权”已经到手。

1855年4月英国驻香港总督鲍林（John Bowring, 1792 - 1872）乘坐炮舰，开进湄南河口，为他“护航”的就是打赢了鸦片战争的“格雷欣”号。他们以武力相威胁，在曼谷于4月18日签订了不平等的“英暹条约”（那时的泰国尚称暹罗）。条约的重要内容为：①英国人在暹罗有居住自由和贸易自由权；②英国在暹罗享有领事裁判权；③英货的输入不受限制，规定其进口税率不超过3%；④允许英国军舰进入湄南河口，在北榄要塞停泊。第二年春又签订12条特别协定作为该条约的补充，其中一条为允许英国人从欧洲和亚洲的任何地区进入暹罗。此后相继效尤的有美国（1856年）、法国、丹麦和意大利（1858年）、葡萄牙（1859年）、荷兰（1860年）等13个国家纷纷与暹罗签订不平等条约，内容大同小异。这些不平等条约甚至规定向暹罗输入鸦片不但是合法的，而且是免税的。泰国的独立和主权已经被洋人拿走了很大一部分。

五世王时期，泰国的独立受到更大的威胁，不得不把领土多次割让给英国和法国。泰国之所以没有成为殖民地，还保持着形式上的独立，并不是西方殖民者发了善心，也不是他们没有吞并泰国的能力。就是和泰国人签订通商条约的那个英国大尉伯尼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暹罗在同像英国这样一个海上强国的关系中是极其脆弱的。只要（我们）同马来人一起使一点儿

劲，就可以割取下暹罗……从典那沙冷出动的军队可以通过任何山隘进入暹罗的心脏……只要两个英国军官，率领一支运输车队和一艘装载步兵团的轮船，就能够突袭首都。”^①这当然是殖民者骄横的大话，但当时的泰国远不是英国的对手也是实情。

其实，英法两国各自都想独霸东南亚，但是另一方也绝不会允许对方独占。在镇压殖民地人民反抗的问题上他们是联合的、一致的，但在各自的利益上他们又时时提防着对方，矛盾相当尖锐，为了避免因利益冲突而翻脸，划分一下东南亚的势力范围是必要的。1889年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贝里勋爵曾说：“法国大使今天找我，提出让暹罗中立化的建议……他们想达成一个协议，使大不列颠领土和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领土之间有一个固定屏障。这种协议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它可以防止两国之间倘不如此就可能发生的那些麻烦。”^②经过多次的讨价还价，1896年1月15日，英法签订了一个“协议”，规定湄公河以东地区属法国，缅甸和马来亚属英国。规定双方应保障暹罗的“独立”，“并不得在该国谋求独占的地位”。时间过去8年，为了再次协调两国的殖民利益，1904年4月8日英法又在伦敦订立“协约”，协约的第三部分规定了以湄南河为界，暹罗的西部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东部为法国的势力范围。这是又一次瓜分泰国的强盗之间的“君子协定”，它们要把泰国作为一个矛盾的缓冲国，又是利益均沾、不可独占的一块肥肉，总之一句话，保持泰国的半独立对它们有利。

面对生存和独立所受到的威胁，泰国有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

看到邻国缅甸的例子，又亲身感受了列强的蛮横无理，三世王已预感到自己的国家是下一个被宰割的目标，晚年的三世王已把列强当作心腹大患。

四世王是一位学识渊博、眼界开阔的人，又懂英文，在守旧与维新两条出路中，他选择了后者。四世王主张仿效欧洲，向西方开放，对政治、经济和军事都进行了改革。比如在政府机构内雇用外籍官员；在商业上取消封建垄断制，取消了大米出口的禁令和食糖收购的垄断；创立新式陆军。他一辈子做着富国强兵的梦，但恰恰在他执政期间，泰国却沦为半殖民地。1867年四世王在写给暹罗驻法使节披耶素里旺·瓦耶瓦达那的信中说：“像我们这样一个不大的国家，两三面都被列强包围，有什么办法呢？假如说，我们

① [英] 伯尼：《伯尼书稿》第五卷，第一分册，第31~32页。

② [英] 诺曼：《远东的民族和政治》，第470页。

在国内发现了金矿，使我们有几百万斤金子，足够买几百艘军舰。但是即使有金子我们也不能抵挡他们，因为我们必须向他们购买这些军舰和装备，目前我们不能自己制造这些东西。即使我们有足够购买这些东西的钱，这些国家一了解我们武装起来是为了反对他们，他们就随时可以停止出售。我们现在唯一有的而将来也可以使用的武器，是我们的一张嘴和我们充满健全思想与智慧的一颗心，只有这些东西能保护我们。”四世王显然已从事实的教育中明白落后一定挨打的常理，但是他对列强统治世界的“公理”和“正义”还存有幻想。

五世王幼年在宫廷里就学了英文，接受西方教育，因此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制度不能不对他产生影响。他登基时年仅15岁，由昭披耶西素里雅翁（创·本纳）代为摄政五年。这期间他游历了新加坡、爪哇和印度。执政以后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如改革国家管理机构，设立10个部，成为泰国近代行政制度的雏形；抑制封建割据，整顿财政，修筑铁路，兴办教育，改革法律，废除奴隶制度等，加速了暹罗实现近代化国家的进程。在封建帝王之中，应该说他是个目光远大、励精图治的人。他一生广交西方朋友，周旋于英法之间，希图摆脱民族的厄运，但英法也没饶过他：1893年被迫签订《法暹曼谷条约》，割让湄公河左岸领土及河中若干小岛给法国。1909年3月又订新约，即《英暹曼谷条约》。

东方各国的近代化是以殖民地化作为代价的，泰国也不例外。和西方不同，泰国的近代化不是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自然发展，而是被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西方世界需要泰国扮演的不是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而是被剥削、被榨取的对象，是他们的原料产地和产品的销售市场，所以泰国建立起来的工业也不过是原料初级加工工业，而原料和制成品之间又是不等价交换的。另外，主权的部分丧失，殖民者治外法权的获取，又使殖民者变成了主子，泰国人变成了二等公民。

对东方各国说来，近代化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但是事情也有另外一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毕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它的入侵破坏了泰国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与市场发生了更多的联系，这就使商品生产和流通扩大，如1875年泰国仅出口大米23.3万吨，到了1893年就出口了77.6万吨。土地进一步商品化，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大地主手里。破产的农民变成了雇佣劳动者，为他们进入城市成为无产阶级准备了条件。碾米、制糖等初级加工工业的诞

生又使泰国出现了产业工人和華民族资本家。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破坏了泰国原有的封建生产关系，四世王、特别是五世王的改革不但反映了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又加速了它的发展。到20世纪初，暹罗已经成了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的国家。

第二节 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泰国文化的退守： 五世王时期的文学

西方文化对泰国的渗透和入侵早在曼谷王朝三世王时期即已开始，其先锋便是一些传教士，他们起了军队和炮舰起不到的作用。

据历史记载，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巴勒格瓦于1828年到了泰国，他在泰国全国开设了七所基督教堂和四所小礼拜堂，设立了一个圣经讲习班，在这个班里受训的学员有30名本地居民。他还办了四所天主教修道院和几所教会学校，把上帝送给了泰国人，短短几年入基督教的暹罗人和老挝人就达8000人。

耶稣教的新教传教士也不甘落后，现仅举一例：也是在1828年，传教士居茨拉夫由普鲁士来到曼谷，他挨家挨户传经布道，散发材料，积极活动，引起了泰国政府的警惕。只是由于有势力人物英国商人亨特的庇护，他才免于被逐。在曼谷，他把《新约》译成泰文，在新加坡出版。1929年他曾前往新加坡。1830年回到暹罗，从事《圣经》的老挝文和柬埔寨文的翻译。居茨拉夫还请来了美国浸礼教徒于19世纪30年代在暹罗创立了传教士团。1840年长老会信徒开办了传教士团。1850年第三个新教传教士团也出现了。

传教士的大肆活动已威胁到泰国的安全和稳定，1848年三世王不得不下令取缔全国所有的基督教堂、小礼拜堂和修道院，但是，这道命令却没能付诸实施。

传教士们自己也承认，他们向暹罗人脑子里灌输的是这样一种思想：“暹罗人民注定永远落后，如果他们不改信基督教，不接受基督教国家保护的话。”^①可见传教不过是一种手段，为殖民统治开路才是真正目的。法国

^① 参看阿拉巴斯特《法轮》，第24页。

人在这方面更有“创造性”，除了传教士、外交官之外，他们还组织了考察队，打着科学、文化考察的旗号，实际上是为法国的扩张，为打开印支与中国的军事通道做了准备。

但是，说西方的传教士一点功劳也没有也是不实事求是的。像自然界的鸟儿一样，为了自身的温饱和发展，它们啄食了自然界的果实，种子却从粪便中排出，在异地长出了新的植物，它们充当了播种者和传播者，虽然这并不是他们当初的本意。西方传教士办教会学校、印《圣经》、出报纸杂志，客观上也送来了西方文化。

四世王在登基之前出家之时就从传教士那里学通了英语，他执政之后在宫廷里又请了传教士的夫人做太子的老师。四世王和五世王之所以能在执政期间进行一系列改革，国际环境的逼迫、留学生的劝谏和压力是主要的，但也和他们对外界比较了解、思想比较开明不无关系，也可以说，他们从西方式的教育中获益匪浅。执政以后，大力兴办教育，是五世王改革的重要一环。

泰国的古代并非没有教育，但是却没有学校。寺院就是学校，有学问的和尚就是老师。孩子想学一点读写知识，就要去当庙童。教材也是随心所欲、因人而异的。大城王朝时期出现的一个课本《金达玛尼》，一用就是几百年，而且这其中也没有一点自然科学知识。那时候所谓“有学问”，就是能看、能诵、能讲佛经。能读巴利文的和尚已经是大学者。至于诗词歌赋等作品那就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而几乎成了宫廷的专利。这种教育、这种学问和物质生产几乎是没多大联系的，所以老百姓也基本不识字。

五世王所建立的是以西方为样板的新式学校，他对教育十分重视。曾说：“自古代起，人们即已十分尊重和推崇书本知识，认为它是至高无上的，上至帝王伟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应该而且必须知晓，因为学会和牢记这些知识，可以促使诸事成功，可以使人迅速聪明起来……此刻书本知识正是急需之时……因此，朕决定在全国举办教育，以使国家迅速昌盛。”^①

当时的泰国，旧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遭到破坏，新的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已经十分普遍，近代工业生产已在泰国出现，现实社会所需要的

① 帕尊拉宗告：《1884年5月12日在皇家玫瑰园学校学生领受御奖时的御旨》，《帕尊拉宗告圣谕（1874~1910）》，曼谷：索喷皮吞拉达纳宽印刷所，1915，第35页。